

这条“云端扶贫路”串起了美好未来

四川阿坝州脱贫奔小康纪实

李艳英入学记

5月20日,14岁的傈僳族姑娘李艳英终于高高兴兴上学了。原本以为这一辈子不可能念上书的,“第一次走进了学堂”“就像做梦一样”,她说。

怒江大峡谷。碧罗雪山深处。云南省怒江傈僳族自治州福贡县里甲乡俄科罗村。李艳英就生活在这个村子里。

不让李艳英读书,李艳英的父亲开阿达、母亲娜华三是下了决心的。李艳英是家里的“老大”,“得帮着家里干活,帮着照顾弟弟、妹妹”“又是女孩子,终究要嫁人,何必!”

在前几年乡村干部、学校老师到村里动员适龄孩子上学时,开阿达、娜华三用类似“家里忙,再推后一年再说”“已经读过了”的话语进行搪塞。居然搪塞过去了。

在脱贫攻坚“补短板”中,李艳英终于“暴露”。为查核贫困户农户失学、辍学人员,云南在全省范围逐户比对户籍、学籍,在校人员、人证俱获:李艳英“从未上过一天学”。

像李艳英一样的孩子,福贡查出400多人,云南省1.6万多人。

紧接着“劝学”:县领导落实“1对1”责任,确保贫困家庭适龄孩子“一个不少”上学。福贡县委常委、宣传部部长过建文是李艳英上学的责任人。

好险,李艳英已经快不适龄。6岁至15岁是接受九年义务教育的年龄。再过一年,李艳英就超龄了。

今年2月份,过建文第一次来到李艳英家。说明了来意后,李艳英的父母一口回绝:不愿,不能,不必。这还算见到了李艳英和她的父母。此后,过建文一行不时来“造访”,却总是吃“闭门羹”——李艳英一家知道过建文要来,“不堪其扰”,把门一锁,走了。

每次前往李艳英家,车程1个多小时,有一段路还不通车,需步行半个多小时。

县上确定的失学孩子开学日子已经迫近,但李艳英的父母依然在“躲猫猫”。过建文着急了。

5月18日,过建文一行又来到李艳英家。这已经是他三个多月来第十次上门了。李艳英家依然“铁将军”把门。

不甘心。过建文在村子里开始细细打探,终于获知了李艳英一家的去向:一家人为“躲学”,去李艳英的外婆家去了。过建文又步行一个多小时直赴李艳英外婆家。

李艳英外婆家的人对过建文的到来似乎很恼火。一大家人围上来,表达不满:不想读就是不想读,为何苦苦相逼?

过建文逐一讲道理,“软硬兼施”:孩子一辈子“睁眼瞎”,孩子一辈子就要受苦;孩子读书不要家里出一分钱;不让孩子接受教育,是违法犯罪。李艳英的舅舅明显是“主事”的人,明白了道理。李艳英的妈妈娜华三也终于勉强同意。

趁热打铁。第二天,过建文径直去接李艳英上学。不料李艳英的母亲娜华三又“生事”:孩子身体有病,“每天得煮一只鸡给她吃”。对前一天的答应,娜华三后悔了。

过建文“针锋相对”:让我们一起去给孩子检查,真要每天吃一只鸡,“我来负责”。

检查结果:孩子没有毛病。娜华三无话可说。

由过建文陪护,李艳英来到福贡县“保学”班上学了。

这是一种特殊的班次:普通教育和职业教育融合,既上基础知识课,又上职业教育课。融合班就是为李艳英这样的大龄孩子开设的。全县300多个此前没有“上过一天学”的孩子在一起学习。

李艳英终于开口对过建文表示感谢:“又能识字,又能学本领,这种学习我喜欢。过叔叔,我喜欢读书。”

(记者李自良)新华社昆明电



左图: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壤塘县境内的“上南天路”(6月13日摄,无人机照片)。

右图:在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壤塘县的壤巴拉非遗传习创业园,村民在制作藏绣制品(6月13日摄)。

新华社成都7月2日电(记者周相吉、刘坤)满山的果树、整洁的民居、玉带似的公路……6月中下旬,记者行走在川西高原,一处处令人振奋的景象扑面而来,多年前的那些贫穷面貌已难寻踪影。

四川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,这个川西高原上曾以雪山草地著名的地方,今年初实现全域脱贫摘帽。现在,这里的农牧民们又迈开新的步伐,走向美好的未来。

“苦寒之地”变了模样

“种的土豆、玉米,根本没法运下山。”“去集市卖牦牛,路上要花2天时间。”说起多年前的生产生活,阿坝州不少农牧民直摇头。如今,这些都变了模样。

理县桃坪镇佳山村,盘山公路隐藏在苍翠果林之下。村里大山如笔尖挺立,高耸入云。当地老乡介绍,以前都种玉米、土豆,除去人工和种子等成本,还要亏本;而现在山下是大樱桃树,山腰是李子树,山顶是苹果树。

村民龙朝志种了10亩果树,一年的水果收入达20多万元,其中近一半的销量,是儿子龙庭恒通过网络销售的。

村主任马雪平说,村民人均年收入从10年前的1000余元,增加到2019年的14772元,大多数农户年收入都超10万元。

佳山村仅是阿坝州山区产业变化的一个缩影。在壤塘县,不少牧民因为“上南天路”,进入了致富快车道。“上南天路”最高处海拔4200米,连接壤塘县上杜柯乡和南木达镇,此前两个乡镇之

间无路可通。

上杜柯乡吾克基村牧民扎周说,以前从村里走路到乡镇,来回要2天时间,骑马要一天,卖牛奶、牦牛都相当困难,“把牛赶到集镇上卖,我们没还价余地,否则还得花一天时间赶回来。”如今,在交通运输部支持下,这条“云端扶贫路”把茫茫大草原连接起来。扎周现在骑上摩托,只需一小时就能到乡镇,他家一年卖牛奶的收入就能达到1万元。如果要卖牦牛,一个电话打出去,就有人上门来收购。

川西高原上,变化无处不在。阿坝县,一栋栋新教学楼拔地而起。红原县,收奶站沿公路进入草原深处,方便牧民售卖鲜奶。松潘县,电子商务发展如火如荼……

“劲往一处使”啃下“硬骨头”

目前,阿坝州13个贫困县(市)已全部摘帽,10.34万贫困人口脱贫。这一切,既有扶贫干部全力奋战,也有农牧民自身铆足干劲自力更生。

赵煜民是交通运输部派往该县的扶贫干部,兼任吾依乡吾依村党支部副书记。2018年9月,赵煜民到任后,大部分时间都在村里。“这里扶贫要突破走寨入户关、语言沟通关、工作责任关,事非经过不知难。”赵煜民说,看到群众期待的眼神,自己没理由退缩。他帮村里组织成立了合作社,贫困户拉甲一家通过合作社,每年卖蘑菇的收入要比以前多5000元,如今拉甲一家已脱贫。

近年来,阿坝州3.5万名党员干部与19万多户农牧民开展结对帮扶,600多名第一书记备

战在脱贫攻坚一线。

在若尔盖县降扎乡格吉村,来自县纪委监委的俄尖泽仁从2015年8月开始,在村里担任第一书记。他到村后,带领村民种植中药材,结合自然环境优势,还发展旅游产业。

几年下来,格吉村人均年收入达到1万元左右,实现了由“输血”向“造血”的转变,俄尖泽仁也从刚到村时的不被认可,变成了村民的“知心人”。

“脱贫攻坚,就要有红军过雪山草地的斗争精神。”俄尖泽仁说,干部群众“劲往一处使”,才能攻克贫困堡垒。

在马尔康市松岗镇丹波村,几年前阿青的丈夫生病,女儿又在上大学,她家因病因学成了贫困户。

阿青在接受帮扶的同时,自己也拼命努力,把资助她的7箱蜜蜂发展到16箱。她还综合利用邻居家土地,种植了40亩花椒树。“几年后,收入应该很不错。”阿青乐呵呵地说。

在阿坝州,有的农牧民通过学习非遗技艺过上新生活,有的成为种植能手,有的通过互联网营销而改变命运……

“后头的日子会更好”

川西高原上,农牧民致富的步伐已迈开,他们对未来充满期待。

理县古尔沟镇丘地村,民宿旅游如火如荼。59户村民就有70多辆小汽车,村民人均年收入超过2万元。“以前只能吃苞谷,现在吃米都

日的大学生“村官”——段必清。

2009年,刚从大学毕业的段必清考上“村官”,来到勐秀乡户瓦村工作。小山村贫困群众的生活,让在城市里长大的他深受震撼。如何找到适合这里的脱贫产业?

经过调研,他发现山区生态环境好、森林资源丰富,适合发展生态养殖业。但是村民一直以来习惯了种植业,对土鸡养殖不感兴趣。思来想去,他决定自己先“试水”,只有自己成功了,别人才有信心跟着一起干。

第一年养殖,从没见过养鸡的段必清交了惨痛的学费:1000只土鸡苗死了近一半,卖鸡的钱还了租金、饲料钱,不但没剩余,还欠下工人工资。

照书办学、上网查、多方请教养鸡技术……段必清成立土鸡养殖专业合作社,不断摸索前进,逐渐成了当地家喻户晓的“鸡司令”。加入养殖合作社的村民,均年均增收数千元。

大学生“村官”服务期满后,段必清没有离开。“通过养鸡带领村民脱贫致富,我找到了真正属于自己的人生目标。尽管步履蹒跚,但我一直奋力向前!”

脚下沾有多少泥土,心中便沉淀多少真情。那些浸透汗水的衬衫、沾满泥点的裤腿、黝黑通红的脸庞,是共产党员们留下的最美印记。

决战决胜

以更大决心、更强力度推进脱贫攻坚,确保取得最后胜利

3月6日,在新冠肺炎疫情防控的关键时刻,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党的十八以来脱贫攻坚工作最大规模的会议——决战决胜脱贫攻坚座谈会。

“到2020年现行标准下的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,是党中央向全国人民作出的郑重承诺,

还分种类,以后日子会更好!”老支书三郎兵说。

当前,阿坝州全力打造大九寨、大熊猫、大草原等品牌,全产业链带动周边群众脱贫致富。茂县、汶川、九寨沟等地,文旅产业蓬勃发展。近5年来,阿坝州实现旅游收入991.33亿元。

高原区也出现大学生返乡创业。索郎当周大学毕业后,返回家乡若尔盖县。2016年,他与人合伙创办公司,收购被牧民扔掉的牦牛绒,搞起产品加工。“2019年销售额220万元,带动了牧民增收。”索郎当周说,巴西镇求吉耶哇村曾是贫困村,公司一年在村里收购4吨牦牛绒,为村里带来40多万元收入。

“我们每月工资共5000元,在以前都不敢想。”与爱人一起在公司上班的扎西降初说,他们已脱贫,好日子还在后头。

产业发展、生态优美、东西部扶贫协作项目开花结果。高原群众对未来充满信心,还敏锐捕捉新的机遇。

6月底,松潘县城内的“中国特产阿坝州扶贫馆”里,两位“网红”通过网络介绍沙棘饮料、牦牛肉等产品。松潘县经信局局长何跃说,扶贫馆去年开馆以来,已经上线499种产品,销售额达500万元。

最近,阿青正考虑把自己的住房分几间出来,用于民宿接待;经过几年尝试,索郎当周准备扩大企业规模;当地老乡还给赵煜民取了一个藏语名字——“尕灯”,意为“好日子”……

必须如期实现,没有任何退路和弹性。”习近平总书记话语铿锵。

当前,我国贫困人口已经从2012年年底的9899万人减到2019年年底的551万人,贫困发生率由10.2%降至0.6%,连续7年每年减贫1000万人以上。但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,给脱贫攻坚带来了新的困难和挑战。

“一手抓防疫,一手抓脱贫。”看似简单的一句话,生动概括了广西乐业县百坭村第一书记杨杰兴现在的工作状态。

乐业县是广西目前尚未脱贫的8个贫困县之一,对于扛根百坭村的杨杰兴来说,脱贫攻坚不仅是一项必须完成的任务,更是他对已故同事——百坭村原第一书记黄文秀沉甸甸的承诺。

“纪念文秀同志最好的方式就是把扶贫工作做好,以实际成效告慰她。”接过黄文秀的“接力棒”,杨杰兴成为百坭村脱贫攻坚路上的带头人。

受疫情影响,百坭村2000多亩砂糖橘滞销,眼看就要烂在地里。

“群众遇到什么问题,我们就解决什么问题。”最忙的时候,为了联系销售渠道,杨杰兴一天打上百个电话,手机要充两三次电。长时间拨打电话导致耳朵发红肿痛,他就戴上耳机继续打。

功夫不负有心人,多方联系之下砂糖橘打开了销路,老百姓紧锁的眉头舒展了,杨杰兴也终于松了一口气。

“砂糖橘之战”暂告一段落,但疫情防控和脱贫攻坚的“战斗”仍在继续。帮村民干农活、了解村民家里的新情况、提醒大家做好疫情防控……杨杰兴一刻也不曾放松。

“三区三州”是脱贫攻坚最难啃的“硬骨头”,四川凉山彝族自治州正是“三州”之一。新冠肺炎疫情的来袭让不少凉山州干部压力倍增,布拖县乐安乡党委副书记木乃什古正是其中之一。

随着雨季来临,距离布拖县城仅30公里的洛恩村“遭了殃”,刚抹平的水泥路面被夜雨打得坑坑洼洼。木乃什古硬是带人又干了一上午,才把被雨水打烂的路面补了回来。

路面的问题解决了,各村贫困户安全住房的建设任务仍然艰巨。虽然村子离县城不算远,但当地本就吃紧的建材仍然给施工带来了很大困难。为了解决问题,木乃什古又带人从300公里外的会理县拉回了5万多块砖。

每天只睡3个小时,睁开眼就开始协调工作,就算感冒了也就是吃几片药继续干……安全住房任务顺利完成,这个“80后”却平添了不少白发。

疫情之下,有的贫困劳动力外出务工受阻,有的扶贫项目、扶贫车间复工复产延迟……共产党员以时不我待的强烈责任感和决战决胜的坚定意志,争分夺秒、不舍昼夜,为完成脱贫攻坚任务奋力冲刺。

——宁夏西吉县涵江村,第一书记秦振邦一次次打开“脱贫清单”,确认近期必须完成的任务;“3个村组4公里路面要硬化,3户村民因房屋附近滑坡要搬迁”;

——云南贡山县双拉村,党总支书记王国才时不时到地里查看长势正好的草果、魔芋、黄精,全力帮扶村里最后两个贫困户;

——甘肃临夏市王坪村,第一书记马兴文在村里一片庄稼滩上新建成的牡丹休闲苑里忙碌着,期望通过乡村旅游为村民进一步增加就业和收入;

……

在已经脱贫的地方,共产党员未雨绸缪、夙兴夜寐,尽最大努力不让一户群众返贫。

在还未脱贫的地方,共产党员更是殚精竭虑、冲锋在前,想尽办法不让一户群众掉队。

在决战决胜的最前线,党旗始终在高高飘扬……